



小小说

## 疯子

□罗亚丽

我经常在人多的时候自言自语，自己跟自己说话上了瘾，说到兴奋的时候还手舞足蹈了起来，于是被许多人认定为疯子。

但是我那个婆娘却很清醒地意识到我其实并没有疯。家里的房子要拆迁了，她拿出一张白纸让我签字或按手印，她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无比温柔地说：“老奴，你就在这上面签你的名字或按下手印就行了，其它的事情我会办妥的。”婆娘这么说的时侯，我刚扒拉完一碗没有荤菜的米饭用衣袖擦了下嘴，我看了她一眼但没有说话。婆娘在外面打工已有几个月没回来了，她是听到了拆迁的消息特地回来的。很明显她是来拿拆迁款的，她一直拖着不跟我离婚也是为了等这笔钱到手。我很清楚这一点，于是便轻轻推开她的手，从衣袋掏出仅有的一支红塔山点燃猛抽了一口后，同样很温柔地问她：“我按下手印后，你想在纸上写什么内容？”

婆娘顿了一下说：“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协商的，你先签了字再说。”“我签了字后，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，你当我是疯子？”我有些生气了，别人可以当我是疯子，婆娘好歹也跟我过了这么多年，智商怎么说降就降了呢？

“我知道你没疯，你比谁都清醒，但是我耍到我那一份。”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后，婆娘盯着我的脸终于说了一句带理的话。“哼！你那份自然会给你的，至于你能不能保住你的财产，还得问小俞。”我从唇齿间冷冷地吐出这句话。小俞是婆娘的亲弟弟，跟她一起在外面打工，挣来的钱全输掉了，还不断问婆娘借，借了之后就不再归还了。婆娘拿他也没有办法。正是因为这个，婆娘才外出打工连家也不要了。

“唉！”听到我这句话后，婆娘叹了口气：“你们两个，看上去疯的其实没有疯，没疯的那个却真的是疯了，小俞欠下的多是高利贷，并不是我打工能还清的。”婆娘的眼圈红了。

我不理她，又开始了自言自语。看我又跟个疯子似的，婆娘抹着眼泪走了。

我问自己：“要不要帮俩兄弟？”我回答：“当然要帮了，怎么说也是沾亲带故的。”另一个我说：“绝对不能帮，这兄弟俩像个狼窝，压根填不完。”坚持要帮的那个我说：“拆迁款马上就到手了，帮他们还掉高利贷，兴许婆娘就回来了。”反对的那个我说：“你真是疯了，钱都给他们的话，就只剩离婚了……”，“不行！”我忽然大喝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这一幕正好被踏进家门借梯子的王叔看到，他吓了一大跳：“老奴，你又咋的啦？”“没事，没事”，我摆摆手很平静地说。

春天的油菜花都开了，金黄金黄的看得我头晕，我花了老半天时间说服自己帮助兄弟俩了。于是我便在春天里拿了把明晃晃的菜刀找到了小俞的一桌赌友，我进了他们的门槛后，先自言自语地劝自己别怕，然后挥舞着菜刀大吼：“有种的跟我过招，别再设计骗小俞的钱了……”，我边吼边十分恼怒地瞪住他们，我对自己大声说：“绝对不能让他们逃掉了……”

油菜花丛中钻出几只蜜蜂在我面前飞来飞去，我手里的菜刀忽然拿不稳了，我自言自语得更厉害了。这时，我眼前闪过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，像是放学回来了。他看到我疯狂的样子，飞快地扑到赌友怀里大哭起来，终于小俞的赌友充分保护好儿子后对我说：“你这疯子，我们没出老千，是你小舅子输掉了钱……，好了，我们以后不会再叫他了，滚出去，你这疯子，太吓人了……”，没贼胆的赌友始终不敢靠近手拿菜刀的我。见目的达到了，我又对自己说：“那就走吧！”然后我又用另一种声音提高嗓门回答：“行，咱回去。”当跨出门槛的时候，“咣当”一声，身后的大门慌慌忙忙地关紧了。

一年后，我搬进了新居，婆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小俞的高利贷我们也帮他还清了。我告诫他说：“你好好工作别再拖累你姐了，你再不悔改你的烂摊子会连累我们的。你姐也有孩子了，你要对自己负责……”。

小俞果然没有再赌了，而我，也不再自言自语了。一切恢复了正常。

## 老友记

□王太生

上辈子，我可能是个蓑衣农耕人，篱笆豆架，有几个瓜果朋友。

老友如瓜。

认识多年的老孙像南瓜。老孙不善言辞，他的世界是安静的，又是任性的。不会与谁争辩，俯仰横卧，活得恣肆。一根藤蔓牵着他，就像南瓜俯伏在老宅旁，在这个小城不曾走远。

老孙本来是可以走远的，当年有几个朋友南下，邀老孙同行，老孙是个恋旧的人，舍不得那窝，也舍不得辞了工作，他就像南瓜那样安静地守着老地方，后来离开家乡的朋友中，有几个人当了大老板，朋友们都觉得，老孙当年如果走出去，情形和现在会完全不一样。

我有空，就找老孙说说话。我对老孙说，孙兄啊，那次我请你买东西，多了一块二毛，你还找给我，你厚道得像南瓜。

第一次认识老孙，是在十九岁，那时我迷恋写诗，有个人跟我提起老孙，说可以请他看看。老孙坐在那儿，我推门进去，就这样认识了。

南瓜朋友是那样安静地守着老地方，老相不离，有空儿就絮絮叨叨，说几句家长里短、天气冷暖的朴实话。

张大个是属于那种心智成熟较晚的人，神似地瓜，面色温醇，性情清香。多年前，张大个在乡下办厂，一不小心当了老板，张大个有一次对我说，兜里有了钱，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回事。夏天，张大个买衣褥、凉席送给老人，也不声张，他说，做人还是要像一只地瓜，低调为好。

王小二是我的一根萝卜朋友。那年，王小二在地里被一只十一斤重的大萝卜绊倒，我问王小二摔疼了没有？王小二揉着膝盖说，这样幸福地摔倒，一年应该多摔几次。萝卜朋友率真，性

情。有时候，王小二就是个空心大萝卜，没有多少心眼，也没心没肺，高兴时，请朋友吃一顿红烧萝卜；浪漫时，想寄几只萤火虫给你。

在这个旱水波纹逐渐扩大的城市，陈老大是我的黄瓜朋友，也是我的新鲜维生素。黄瓜，我都不知道怎样描述他。从前他先是一朵小黄花，然后是一根瓜。一个散淡人，在城市菜园，像黄瓜一样，生根、开花、结果，过着布衣简食的平淡生活。如果他是一根大黄瓜，他的儿子就是一根小黄瓜。他曾经有大志向，现在只想做一根黄瓜，想着油盐酱醋事，散散步，也不和谁去争名夺利，过着新鲜妥帖的日子。

还有一些西瓜朋友、丝瓜朋友……

西瓜朋友，是给你降温解渴的，在外旅行可以一起睡在野地里。丝瓜朋友，纹路清晰，条陈缕折，从不跟你借钱，有困难自己扛着，朋友之



## 峡谷月色

张成林 摄

## 万丈情深，不敌半分误解

□水竹

我家月嫂姓聊，聊天的聊，我喊她聊大姐，后来发现她真的很会聊天。会聊天的让对方如沐春风，不会聊天的能把人聊得想死的心都有，丝毫不夸张。

我家小姑就是让我一见她张嘴就害怕的人，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多话，一张嘴就停不下来，如滔滔江水，自我翻腾，无需你回应，能一直说到天荒地老……我喜静，生二宝时，怕婆婆和小姑一天到晚在我旁边聊个没完，坚持请了个月嫂，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坐个月子。

忍着刀口疼和医院的嘈杂，好不容易挨到出院回家，长长地松口气，心想，这下终于有个安静的环境，可以好好睡个觉了。

不曾想，小姑每天送完孩子上学就准时来我家打卡报到，直至孩子放学才走人，一来就住我床边一坐，嘴巴不停地说了起来，嘘寒问暖，痛

说自己生娃时的艰辛不易，家长里短，听得我一头两个大。

我不止一次委婉地告诉小姑，让她忙她的，不用管我。小姑说，哪能不管，生孩子是大事，再忙都得来看看。

三天后，我实在是崩溃了，连夜里做梦，都梦到她一张嘴对着我不停地张张合合。我和老公说，让他和他妹说说，以后少来点，我需要安静休息。

老公一听，顿时不乐意了，说你什么意思，人家巴巴地来陪你，倒还讨你的嫌，再说，就算是自己的亲妹子，也不好说不让上门来啊！

我觉得这样下去，我得疯掉，跟聊大姐抱怨，说这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聊大姐说，你可不要这么说，以现在猪肉的价格，这样说会显得男人很金贵似的。

我一听乐了，刚才满腔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，顺便就把这糟心的事跟聊大姐说，这真是掉地上的豆腐，拍不得打不得，愁死了！

聊大姐说，委婉地说她听不出话音，直接说又会伤了和气，不如这样，下次她一进门，你就假装睡觉，我告诉你你睡了需要休息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聊大姐跟特务碰头似的，听到敲门声，聊大姐先和我比个OK的手势，再去开门，我趁机赶紧躺好。

小姑来了以后，聊大姐忙着洗衣煲汤，没空陪她，她干坐一会儿觉得无趣也就走了，几天下来，小姑慢慢来得少了，我终于如愿坐了个安安静静的小月子。

聊大姐是个非常能干的人，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把我和宝宝都照顾得很好，每天要给我单煮六顿汤，洗衣做饭，打扫卫生，还有时间睡

## 挖藕人的冬天

□李笙清

隆冬时节，朔风凛冽，寒气逼人。此时的乡村，粮食已经归仓，田野上少了许多劳作的画面，只留下一片片收割后留下的枯黄的稻茬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稻草垛，诠释着田园的冬日风情。

这时候的乡村，就像一条河流上终年摆渡的船，随着桥的建起而抛锚在岸边的杨柳树下，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一年的农闲时节。在这样一幅单调的冬日素描里，最能生动原野风情的，当属于那些顶着严寒活跃在藕塘里的挖藕人了，他们就像乡村竖琴弹奏出来的一个个灵动的音符，让乡村略显单调的冬季充满生机与活力。细心观察，他们又仿若一个个小小的墨点，在乡村冬日的阡陌宣纸上，润湿了乡村岁月中最宁静的画面，彰显出一种生命的色彩。

冬日裹着料峭的寒意，仿佛在漫不经心间，就滑入了漫长的枯水季节。乡村一口一口星罗棋布的藕塘里，水日渐干涸，直到一点点露出黑色的滩涂，留下一大片“枯荷雨声”的写意遐想，就到了挖藕人的季节。漫步阡陌，只要看到枯竭的水塘里插着褪色的小旗，浅水间露出一根根褐色如剑的枯荷梗，就知道这一定是某户农家栽培

的莲藕。

“秋采莲实冬挖藕，荷塘诗意绕时令。”从岁时的乡村农谚中走出来，回眸荷塘的一年四季，无论是“小荷初露尖尖角”的春天，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盛夏，还是采摘莲实的秋天，荷塘总是充满了许多的诗情画意。到了寒风料峭、雪花飘舞的冬季，一片浅水、枯茎，荷塘风华不再，风景一下子变得单调许多，正是乡村挖藕人的到来，才为冬日的荷塘增添了一种生动而充满活力的色彩。

冬季是莲藕上市的黄金时节，除了酒店、宾馆、饭馆需要大量的莲藕，就是一般的普通人家，对莲藕也无不垂青几许。滑藕片、蒸藕饼、炒藕丁、炸藕丸、藕夹、藕盒，特别是配着排骨、杂骨等一起炖汤，那粉质嫩脆的时令莲藕可谓首选，爽口的莲藕，鲜美的汤汁，时时温暖着冬日的肠胃。于是在莲藕丰收的冬日里，莲藕养殖户会请人来挖藕，这也是他们除了庄稼之外的一项副业收入。

不需要乡村发出热情的邀请，每到隆冬莲藕丰收时节，总会有一些来自异乡的挖藕人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挖藕工具，像蚂蚁一样穿行在广袤

的乡村，这时候的荷塘、藕田，是他们心灵上的家园。

“二两老烧酒，下塘好挖藕。”当我们戴着厚厚的手套出门的时候，挖藕人咕嘟几口酒，手持扁木铲，穿上齐胸高的黑色塑胶防水服就下塘了。不必担心挖藕人的手艺，他们动作迅速，技术全面，只需要一柄扁扁的长木铲，就可以将整支整支的莲藕从泥水中挖出来，而且毫发无损。他们粗糙的手就像女子绣花的手一样灵巧，甚至连莲藕身上分出的细小的枝节都不会弄断。

挖藕人的眼睛是杆秤，有经验的只要一看藕塘里枯荷梗的粗细和密集程度，就能估算出莲藕的长势和产量，往往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。因为整支的莲藕才能卖出好价钱，所以莲藕种植户都喜欢请这些熟练的挖藕人来挖藕，好酒好菜招待，除了工钱，每天还要奉上一盒香烟。

顺着枯干的荷梗，挖藕人用扁木铲一路翻开淤泥，动作娴熟自如，那感觉就像持家的主妇在做着平常的家务活。一会儿功夫，一支莲藕就慢慢探出了一截胖乎乎的身子。挖藕人将木铲放在一旁，用双手一节一节地沿着藕身探挖下去，越是到深处，越需要技巧，弄不好，就会前功尽弃，

个午觉，尽管她很会合理安排时间，工作量摆在那儿，不累是不可能，特别是对于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来说。

我曾问过她，退了休就呆在家里享清福不好吗？为什么出来做月嫂，非一般的辛苦，她说，她以前是妇产科的护士，忙习惯了，呆在家里闲不住，主要是她儿子都三十多了，结婚后一直不要孩子，再耗下去，儿媳妇年龄大了，生孩子不安全，她年龄再大也没法帮他们带了，她这么做就是逼着儿子，啥时候给她生个孙子孙女，她才会回家。但现在不这么想了，准备做完我这里她就不做了，通过小姑这个事情她算明白了，上杆子不是买卖，都痛苦，你觉得好的事，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噩梦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小姑每天也是忙得不可开交，但婆婆给她下了死命令，怕我产后抑郁，特意让和我年龄相当的小姑每天来和我聊天，解闷。

得知这些，我真是哭笑不得，小姑要天天来陪我，我才会抑郁好吧！真是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，有时候你的感情，往往会是别人的噩梦。

万丈情深，不敌半分误解，呵呵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自己的所喜所好所思所想，去衡量去要求别人呢？甚至是对别人好。

即便是弄伤了藕身导致灌泥“破了相”，都会令藕价大打折扣。挖藕人弓着身子，两只手在泥水中不停地运动着，直到一整支藕被完整地挖出来。寒风中，挖藕人小心翼翼地将莲藕捧在手上，就像捧着一件来之不易的战利品。

挖藕人将挖出来的莲藕放在木板上，用绳子拖曳着一趟趟送到塘边，那弯曲的姿势，就像牛拉着犁铧跋涉在田间，渲染着冬日的荷塘风景。乏了的时候，搓一搓被泥水泡得肿胀通红的手，在糖饼上抽一支烟，咕嘟一口老酒，摆摆龙门阵，乡音温暖了刺骨的北风。藕挖上来后，挖藕人还要一支支将它们用稻草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按大小、残损分类，用竹筐一趟趟挑到主人家过完秤，才算完成了全部工序。

转眼又到枯水的冬季，挖藕人又一次顶着严寒远离故乡，像候鸟一样迁徙在异乡漫漫的乡村阡陌上。我想，这一个又一个诗意丰腴的乡村阡陌，我想，这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驿站，容纳了挖藕人的冬天，也容纳了他们的乡愁。当人们在温暖的屋子里品味着舌尖上的藕香，过着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的生活时，是否会想起挖藕人的冬天，是否在浓稠的藕汤里，品出那些挖藕人蛰伏在藕塘里的一缕对家乡的思念呢！

曾看过央视播出的介绍全国各地美食的大型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在“自然的馈赠”中，当我看到挖藕人在淤泥中忙碌的身影，就像看到了冬日里的家乡风景，那样熟悉，又那样温馨。